本该是这样的吗？

大概不是吧。这个人曾经告诉过自己，绩点肯定是他想要的东西里排序最低的一个。根据那个不稳定的自我叙事，他总是自以为是强interest-driven而不在意这些并不太重要的课。

但那个叙事似乎并不怎么真实。他有时责骂贵院的环境实在让人很难不把绩点提上日程主线，但有时那些责骂又像是在指责那个其实与我的臆想很不相同的自己。vp141更是无比清楚地告诉他，如果做一件事能有明确可反馈的拿分效率，那种诱惑就像是困扰了他十多年的心魔一样令人无法拒绝。

最近一年多以来，提笔是越来越少了呢。翻阅自己的空间记录，似乎能清楚地找到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得“无趣”的呢。他总有理由告诉自己，在如今的舆论环境下，时评类的异见总是会遭到最大程度的非议，而积攒的文学作品出于想积累发表的版权考虑也不再适合公开发布。

但这总还是借口。对，它们一定是借口。我当然知道定期的公开发表是对自我的监督，而空间互动的反馈效应很少有人能免俗。当整个文字积累转入地下后，手边书架上最近的一本没读完的闲书早已蒙尘。

这许多感慨听起来很奇怪，似乎拿到A+应该值得反思而不是高兴。没人知道。曾经他以为他和他们很不一样，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和大家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或许也总是不一样的吧，尽管这一猜想既无依据又无实证。又或许是有的吧，如果一件事本身能作为其自身的铁证。